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祇聽見轟轟的腳步聲，好像是他已摸著離去了。

呂子奇道：「這屋子中黑得很，老夫帶著火……」

說完伸手入懷，想掏出火折子來，誰知暗中有人在他腳下一絆，將他摔了一跤，他不禁怒叫道：「是誰暗中施襲老夫？」

身旁一聲冷笑道：「我倘居心施襲，就不會祇絆你一跤了事，此地切忌火光……」

聽口音好像是斷臂的漢子之一。

呂子奇叫道：「為什麼？難道火光會招來什麼禍害不成？」

身旁又冷笑道：「你的鼻子除非是堵住了，才會問出這種傻話！你自己不想活，可別連累別人！」

呂子奇怔了一怔，連忙用力嗅了一下，祇感到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似花似酒，乃詫異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氣味？我問起來好像……」

旁邊道：「這四週的木板是松木泡過烈酒製成的，遇火即烯，地下的地板是松脂溶在烈酒中會凝而成，一點火星可以使週圍立成火海！」

呂子奇不信道：「剛才用蜂巢作為靶時，也曾用火熏烤蜂群出巢，何以未見燃燒！」

旁邊冷笑道：「祇有那一聲塊地方是磚石砌成的，主人使這屋子密不透光，就是想

引你們引火自焚的！」

呂子奇用力再嗅了一下，發覺那股香味果然就是這兩仲氣味的混合，不禁暗自慶幸，假如不是這幾個人也跟自己被困在一起，恐怕早已燒成一圈焦炭了！」

金蒲孤忽地問道：「這屋子還有什麼花樣？」

旁邊的漢子想了一下才道：「老鼠！」

金庸孤微異道：「老鼠也能算是機關嗎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老鼠雖不能殺人，可是這屋子靠牆處有兩個鼠穴，在外面用老鼠身上灑了油，點著火燒進來，就可以使屋中變成一片火海！」

金蒲孤失聲道：「這主意也真絕，有什麼方法可以防止嗎？那鼠穴在那裡？」

那漢子冷冷地道：「等你想法子去堵已經太遲了，我們三個人都用身子堵住鼠穴……」

金蒲孤頓了一頓才道：「外面開始放老鼠了沒有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還沒有，不過快了！」

室中又開始恢復靜寂，片刻之後，遠處傳來叮咚之聲，大概是駱義在用力削機管的總弦，那漢子連忙問道：「義哥，得手了沒有？」

駱義回答道：「我祇找到了兩根主弦，那第三根主弦是主人自己安裝的，不知道藏

在什麼地方……」

那大漢道：「快一點！我覺得火鼠已經開始進穴了！」

剛說到這裡，忽然左右發出兩聲慘叫，駱義及問道：「是怎麼回事？」

另一個漢子的聲音道：「義哥！是蛇！主人把青竹絲放在最先進來，大概是想到我們會用身子堵住入口的！」

駱義驚叫道：「主人的手段太惡毒了！」這是另外兩個漢子已無法言語了，呂子奇射旁的那個漢子也輕哼了一聲，呂子奇忙道：「你是不是也被蛇咬中了，青竹絲的毒很強，你趕快把被咬的部位挖掉！」

那漢子顫著聲音道：「我身子一離開，火鼠立刻就衝了進來，你們還想活嗎？」呂子奇彎下腰摸索到他的腳邊道：「我來代替你！」

那漢子哼聲道：「滾開！誰要你來代替！」呂子奇在暗中被他踹躍踢了一腳，身子滾出老遠，翻身站了起來怒道：「老夫是好心想救你的命！」

那漢子也怒道：「老子們拚命堵住鼠穴，並不是為了你們這三個狗賊，若不是駱義哥在裡面，老子寧可跟你們一起葬身火窟！」

呂子奇不響了，叮然之聲又起。

駱義歡聲道：「我已經破壞第三根主弦了，駱信、駱忠、駱仁，你們再支持一下，我馬上就可以割破牆壁……」

那三個漢子寂無回音。

金蒲孤輕歎一聲道：

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，都是最毒不過的東西，他們恐怕已經沒有救了！」

（一六一）



「七點走算很好命了。你看學長，他天天都十二點才回來。」

「沒辦法，我們公司快倒了，所以不用這麼拚命。」

「光陽，你說真的還是假的？」相處久了，她早已把「大哥」這個敬稱給自動拿掉了。

「開玩笑的。」王光陽靦腆一笑。

「哇！你現在敢跟我開玩笑了。」她乾脆放下筷子用力的鼓掌。「等下一一定要去買串鞭炮來慶祝。」

「你就別欺負我了，我對女生很沒辦法的。」誰讓她家裡有七兄弟，他又一路念男校，直到大學才有機會和女生相處，但一看到女生，他又不知道要和她們說什麼了。

「好吧，你千萬不要臉紅給我看，否則我會受不了的。」她開心的繼續吃麵。

「喂，小心我跟阿虎告狀，說你老是欺負我。」想要裝凶的王光陽，自己卻先破功的呵呵笑。

「別啦，明天請你吃晚餐囉，我會多買一份回來。記住了，你別買了。」她很阿沙力的要請客，因為明天終於可以領薪水了。

「妳為什麼這麼怕阿虎？他人這麼好。」

王光陽實在想不通，又抓抓短短的頭髮。

「怕？我哪有怕他？我這個人皮這麼厚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」她皺起眉頭，想不通光陽為何這樣說。

「哪沒有？他在客廳的話，妳一定躲在房間；他走回房間，妳才肯出來透氣。妳自己說，妳從搬進來到現在都快一個月了，妳碰到他幾次？」王光陽指證歷歷。

有這麼明顯嗎？她自己躲得很習慣，以為掩飾得很自然，沒想到全落入王光陽眼裡，那……孟虎是不是也察覺了什麼？」

「光陽，沒想到你還會說話嘛，你可別冤枉我，我祇是作息時間跟他不一樣，誰讓他早出晚歸。」就是死不承認。

見到孟虎時，她還是保持平常心和他有說有笑，可是，她會見到他的機率已經降到萬不得已的那種情況。

「那放假的時候怎麼說？」

「放假的時候就是要出去吃喝玩樂，待在家裡做什麼？」放假的時候，她會主動加班；沒班可以加的時候，她會去找曾瑪俐；要是曾瑪俐被俞宇堂訂走，那她就自己一個人坐在碧潭橋下發呆；若連碧潭橋下都待不下去時，她才會滾回房間看書聽音樂。

「是嗎？」王光陽一副心知肚明，不想和她辯解。

她有些生氣，氣自己的心思完全被人猜透。為什麼她不能像孟虎有那種高深莫測的本領？

晚上，她又走到碧潭橋下。

夜裡的碧潭，人聲鼎沸，上百家的攤販賣著各式各樣的小玩意和吃食，東逛逛西晃晃，有時套圈圈、有時打彈珠、有時買烤香腸、有時坐在河邊發呆。

這個情人喜歡來的浪漫約會地方，卻總讓她被那儼影雙雙給刺到眼睛發疼。

什麼時候她才能找到愛她的那個人？逛了一圈碧潭，她又走回租屋處。

鐵門一開，她走過種滿綠色植物的陽台，才伸手想拉開玻璃門，就被眼前的景象給嚇住。

（十八）

痴心愛戀黃垂垂

「不行，我怕會耽得很晚。我的年紀大了，身體不是那麼好，對不起，必須先失陪了。」

「辰彌哥！」

站在我後面的典子開口說道：「等一下叫晚輩把法師的晚餐送過去就可以了。」

典子真不愧是女生，這種小細節都注意到了。「好，那就這麼辦吧！法師，我們馬上會將食物送過去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梅幸尼姑點了點她那許久未剃的頭後，突然向週圍望了望，同時靠近我，小聲地在我耳邊說著：「辰彌先生，請到我的廟裡來一下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，這件事和你本身有關！」

我聽了有點莫名其妙，梅幸尼姑則又看了週圍一眼說：「一定要來哦！你要一個人來，不要和其他人一起來。剛才在八墓神廟那兒本想和你談，可是當時西屋的少奶奶在場，所以我不方便說。不要忘了！這件事祇有我和麻目尾寺的住持知道，記住，明天一定要來哦，我等你！」

梅幸尼姑再三叮嚀後，終於離開我的身邊，但離開時還特別望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好像在強調什麼似的，而後，又好像故意很正式地向我致意後，才朝玄關的位置走去。

梅幸尼姑突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這些，我被她搞得毫無主張，也無法瞭解她剛才在說些什麼。我茫然地站在原地呆了一陣子後，終於想到我應該問她到底是什麼事。當我追到玄關的時候，已經看不到梅幸尼姑的影子了。

「辰彌哥，住持剛才說了些什麼？」

回過神來，我才發覺典子站在我身後，典子的表情就像孩子般天真無邪，但眼神卻充滿了好奇。

「啊！也沒什麼事啦！」

我從口袋拿出手帕，擦了擦額頭上的汗。

「說實在的，我也不清楚她究竟在說什麼。」

回到餐廳時，大家已經坐好位子了。正面是蓮光寺的和尚——洪禪大師，以及麻目尾寺的所化英泉先生。英泉的左邊就是我的位子，再來就是小梅和小竹姑婆，其次是為姐姐留的位於，再下去就是裡村的慎太郎，下一個位子則空出來給典子，接下去就是久野表叔和他的妻子及長男。另一邊則是村長，接下來是西屋的主人野村莊吉先生和他的夫人，再來就是森美也子，在她旁邊的是一個年紀大約為四十五、六歲、膚色很白、留著短鬚的紳士，他就是最近搬到鄉下來的新居修平醫師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，雖然他是從大阪逃難來的，但講的後卻是字正腔圓的江戶口音，看起來氣質很不錯，小梅及小竹姑婆特別邀請他來協助解剖。

新居先生的下面，就是我外婆及舅舅兼吉，其他的兩個人我不認識，他們可能幫我介紹過，祇是我忘記了。

我從餐廳旁邊經過，走到廚房去告訴廚房的人，要他們送一份食物到慶勝院去。

「住持已經回去了？那就送一份過去。等一下再叫人送去好了。對了，辰彌！」（四十八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韓香接到手中，忙忙走到自己房內，將衣服縫了，心中想

道：「我何不將小姐的詩詞，安在他袖裡。」韓香竟取了詩詞，正要放入袖中之時，聽得那袖中也有紙響，取出來看時，也是一個斗方兒，上面寫著四首絕句，後面寫道：枕上次韻。韓香展看那詩，卻是和柔玉小姐贈我彈琵琶的原韻，也不及細看，收過一邊，忙將柔玉小姐的詩詞放在那衣袖中，拿到中堂遞與蔣青巖，穿了出去不題。

卻說韓香轉到自己房中，取了適才蔣青巖袖中的詩稿，鎖了門，竟望柔玉小姐身邊來。柔玉小姐見了韓香。便問道：「可知他行期何日？」韓香走到跟前，低低說道：「適才撞見蔣官人在夫人裡邊，說道明日就行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怎生去得恁速？」韓香笑道：「蔣官人早去一日，小姐的佳期早一日，可知越速越好哩。小姐你可曉方才有些湊巧的事，蔣官人的衣服綻了一條線縫，夫人命妾替他縫縫，不料他袖中有一張詩稿，卻是和小姐前夜贈妾彈琵琶的四韻，被妾將小姐昨日那詩詞抵換在此，豈非湊巧之事！」柔玉小姐道：「事雖湊巧，萬一他在人前失落出來，怎生是好？」韓香道：「此事無妨，蔣官人祇當是自己的詩稿，必然留心。」

柔玉小姐又問道：「他的和韻詩，做得如何？」韓香忙向袖中取出，遞與小姐，小姐道：「你念與我聽吧。」韓香便展開那詩稿，從頭念起，念到「相思遠甚吳江水，不畏并州快剪刀」，柔玉小姐讚道：「深情絕調，我弗如也。」再念到「夜向妝樓偷半面，似多春恨不勝衣，」又讚道：「此一聯真可謂詩中畫矣。」再念至「可憐孤鳳立庭梧」及「至負朝光與夕曛」兩句，又讚道：「怨恨凄其，無不及至，祇可惜不曾讀得琵琶。」

韓香道：「下人小伎，況蒙小姐賜以金玉，已覺消受不起，安敢再望大君子之贈乎！倘異日小姐恭喜之後，或能轉求片言，亦未可知。」說罷，這韓香不覺淒然淚下。柔玉小姐問道：「韓姐，你有甚心事，何不向我說知？」韓香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小姐，妾有一段苦衷，久要向小姐訴說。妾蒙老爺並夫人大恩，愛養亞於骨肉，又蒙小姐過愛，待以心腹，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忘。

但念三位小姐將來於飛遠去，夫人老爺年高，妾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將靠何人？」

且妾年已二九，夫人老爺雖不久留妾身，料不過嫁一村夫小人，至高不過一箇賈子，且小姐知妾心事，妾雖下賤，頗有向上之志。偶爾念及，不覺傷心。」（三十六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